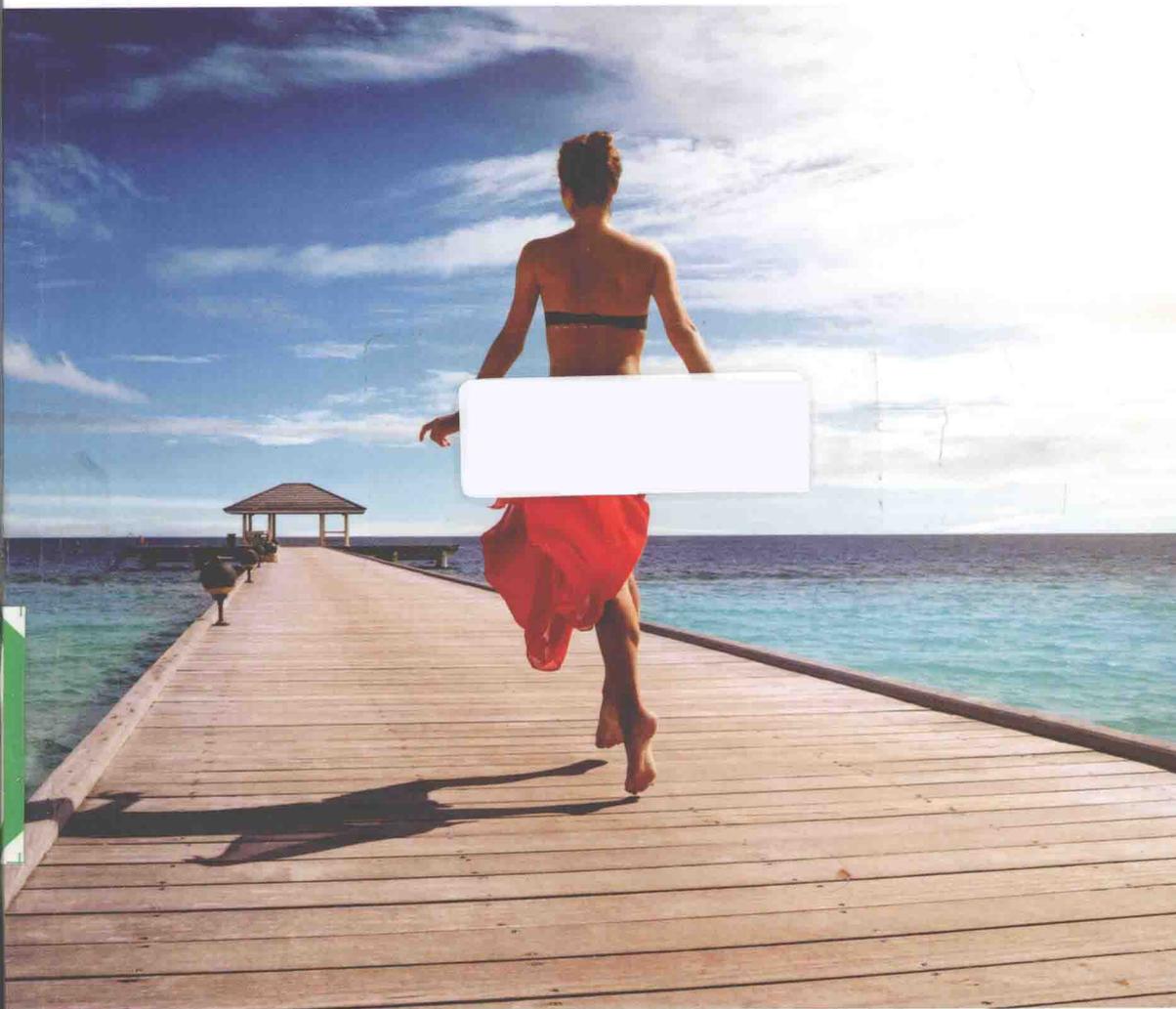


读者

乡土人文版

精选集6

《读者·乡土人文版》
编辑部 / 编



读者

乡土人文版

精选集6

《读者·乡土人文版》
编辑部 编



敦煌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读者·乡土人文版》精选集. 6 / 《读者·乡土人文版》编辑部编. --兰州 :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4. 6
ISBN 978-7-5468-0726-3

I. ①读… II. ①读… III. ①文摘—世界 IV.
①Z8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41199号

《读者·乡土人文版》精选集. 6

《读者·乡土人文版》编辑部 编

出版人: 吉西平

责任编辑: 侯君莉

选题策划: 蒲安应 马梦娜

版式设计: 尚国昌

封面设计: 柳泽宇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社地址: (730030)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

本社邮箱: dunhuangwenyi1958@163.com

本社博客 (新浪): <http://blog.sina.com.cn/lujiangsenlin>

本社微博 (新浪): <http://weibo.com/1614982974>

0931-8773084(编辑部) 0931-8773235(发行部)

北京金特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 20 字数 347千

2014年10月第1版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2 000

ISBN 978-7-5468-0726-3

定价: 29.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 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百味人生

- | | | |
|-----|-------------------------|-----|
| 003 | 那些温暖的碎片 / 代连华 | 003 |
| 005 | 车上的眼泪 / 好像很傻 | 005 |
| 007 | 时光是荷底的风声 / 李丹崖 | 007 |
| 009 | 最好的收藏是欣赏 / 崔修建 | 009 |
| 010 | 醉透苦难 / 乔 叶 | 010 |
| 012 | 包裹 / 简 白 | 012 |
| 014 | 小城与大城 / 许 锋 | 014 |
| 016 | 租来的人生 / 吴淡如 | 016 |
| 018 | 旧的 / 雪 泥 | 018 |
| 019 | 为什么我们对平凡的人生深怀恐惧 / 梁晓声 | 019 |
| 021 | 最后一碗饺子 / 李 建 | 021 |
| 024 | 冯家人的黏玉米 / 星 竹 | 024 |
| 026 | 不认真的世界 / 庄雅婷 | 026 |
| 028 | 底线是最重要的 / 易中天 | 028 |
| 030 | 大城市姑娘,小城市姑娘,谁活得更好 / 文明雅 | 030 |
| 033 | 敢于说爱 / 洪 烛 | 033 |
| 034 | 那些优雅的菜 / 萧 笛 | 034 |
| 036 | 捡拾一地暖 / 包利民 | 036 |
| 038 | 慢美食 / 王太生 | 038 |
| 040 | 不让你看见 / 包利民 | 040 |
| 041 | 一只鹰落在屋顶上了 / 王 族 | 041 |

❖ 百姓生活

- 045 阿娜姑娘 / 越女修修
- 047 菜贩大罗的幸福生活 / 刘卫
- 049 爱着 / 姜仲华
- 051 共剪一朵并蒂莲 / 丁立梅
- 053 放羊的孩子 / 行吟水手
- 056 被掰碎的土地 / 蒋建伟
- 059 请到我眼睛里放牧你的羊只 / 连谏
- 061 稻草与瓷器的爱情 / 李继勇
- 063 刮树皮的宋老爹 / 许松华
- 066 一折青山一扇屏 / 丁立梅
- 068 饥饿的少年 / 黄可
- 073 鞋匠王老 / 黄樱
- 076 田野的味道 / 刘江
- 079 乡下媳妇和城里婆婆 / 萨苏
- 082 儿女债 / 吴家骏
- 086 黑色的眼泪 / 张鸣跃
- 088 梆子爷 / 胡俊芳
- 091 笑容 / 吴念真
- 093 倾听一棵树 / 照日格图
- 097 老头和老太 / 王东峰
- 100 穷亲戚 / 李修文
- 103 我和一头猪的往事 / 卢海娟

- 107 母亲的盛事 / 宋丽萍
- 110 小玉的故事 / 郑小琼
- 112 野猪皮 / 安石榴

❖ 旅食天下

- 117 声色犬马蛋炒饭 / 伍后正
- 119 猪事吉祥 / 爻 俏
- 121 新麦上碾伏面香 / 钱国宏
- 123 豌豆黄与橘红糕 / 车前子
- 125 无鸡不欢的时代:白斩鸡 / 指间沙
- 127 镇江肴肉 / 郑培凯

❖ 人与自然

- 131 梅里山鹰 / 沈石溪
- 134 千里狼行 / 李浅予
- 136 一个人和他的羊 / 王 族
- 138 狼变 / 亦 农
- 140 动物世界,人不知 / 权 蓉
- 142 植物为何千姿百态 / 欧阳军
- 144 他们仨 / 于志学



心灵家园

- 149 散漫乡村 / 静 子
- 153 站在乡土里的篱笆 / 钱国宏
- 155 一片叶子下生活 / 刘亮程
- 157 母亲的茼蒿 / 周爱华
- 160 炕是诱人老死的饵 / 葛水平
- 162 长河 / 韩松落
- 164 向泥土敬礼 / 耿 立
- 167 燃烧的月亮 / 迟子建
- 169 阡陌:蜿蜒的众生之路 / 宋长征
- 171 方言 / 彭家河
- 175 乡村的神 / 李诗德
- 178 拉萨的云 / 周吉灵
- 180 庄稼的味道 / 李广智
- 183 烟火梧桐 / 刘文波
- 185 煮春风 / 焮 色
- 187 那些旧物件里的念想 / 丁立梅
- 190 故乡与远方 / 枫雪谷
- 192 蛙声入梦 / 包利民
- 194 驴脑子里的事情 / 刘亮程
- 196 黄泥房 / 谢宝光
- 198 乡村哲学 / 马 德

- 200 村野蝉声响 / 星袁蒙沂
202 小雪与大雪 / 朱宏慧
204 乡下的猫 / 流放者归来
206 与一块土地的对视 / 陈丹玲

❖ 行走乡土

- 211 窑洞：黄土高原上的符号 / 孟艳霞
213 徽州寻梦 / 葛子渊
219 沙之聚 / 张抗抗
221 色达，“金马”秘境 / 酒 中
224 帕米尔高原的石城、石缘、石语 / 韩连赞
226 肇兴，真正的宁静 / 走 了
229 边村白哈巴 / 周 君
232 在阿拉善的屋檐下 / 汪 泉
236 神屋：“活着的”钧瓷发祥地 / 冯立泉 周首义 黄守部

❖ 亲情驿站

- 241 我所能带给你们的事物 / 李 娟
245 家里的乡下男人 / 葛水平
249 你留人间，我入地狱 / 刘清山
251 一只耳朵的故事 / 贾 永

- 253 原来父亲真的会变老 / 苏 西
258 一张忘取的汇款单 / 安 宁
260 后爹 / 徐志义
264 66 瓶灯油 / 梅 寒
266 载不动父爱如山 / 宇 原
269 总让你赢的那个人 / 一路开花
271 原来你离我那么近 / 安 宁
273 细节 / 余显斌
275 奶奶的豆 / 安 庆
280 天底下最难堪的母亲 / 雪小禅
282 好好活着,就是孝敬 / 李 晓
284 妈妈,你什么时候死 / 安 宁
286 羊儿的乳名 / 余显斌
288 一棵名叫“奶奶”的树 / 兰陵飞燕
293 母亲住在一朵云里 / 石 兵



一方水土

- 299 西安人:慢节奏和一根筋 / 秦巴子
303 哈密·哈密瓜·哈密人 / 丁 燕
306 合肥之痒 / 王贤友
309 昆明人的“杂种”气质 / 杨镇瑜



百味人生

BAI WEI REN SHENG

那些温暖的碎片

代连华

一

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我寻找自己要去的那个地方，左拐右拐却迷失了方向。于是，我小心谨慎地向一位路人打探路线。那是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右手拄着拐杖，看样子腿脚有些不便。老人很热情地给我指路，而我则望着迷宫似的胡同有点蒙。老人说：“我把你送过去吧。”我心里一惊，马上谢绝了，出门在外还是小心为好，宁肯多走一些冤枉路，也不要惹上麻烦。老人似乎猜到了我的心思，笑着说：“我回家正好路过那里，陪你走一段路也不碍事。”我跟在老人身后，在迷宫似的小巷里转来转去，终于到达目的地。而老人拄着拐杖，顺着原路返回。

二

为了陪读，女友从乡下来到城里，在筒子楼里租了一个小间。厨房就在走廊里，楼房显得杂乱无章。我去看她时，她正在收拾房间。房间窄小的窗台上摆放着几盆花，有的已经绽放出美丽的花朵。灰暗的墙壁经过粉刷显得纤尘不染，洗得发白的旧床单铺在床上散发着清爽的味道。她正在修理地板，把已经踩折的地板拿出，再换上新买来的地板。我不解地问她：“租来的房子，对付着住就可以了，何必那么认真地维修呢，房租也不比别人的少。”“租来的房子也是家，是家就得有个家的样子。”她停下手里的活儿，脸上满是幸福的表情，“住在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了家。有家就好，家是温暖的。”那一刻，我的心里也是暖暖的。

三

妹妹是在她最美的年华里离世的。每次去她的墓地，我心情都沉重如山。一

排排公墓冰冷地立在那里，纵然春暖花开，我也感受不到半点儿暖意，心依然是冷的。那天去墓地，我在墓碑前摆放的花瓶里重新换了一束鲜花。转过身来，我看见旁边又新竖起一块墓碑，漆黑的大理石冷冰冰的，上面镶着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位年轻而美丽的女子，目光柔和地望着这冷清的墓地。女子的墓碑上面垂挂着一串不锈钢的风铃，细细的钢管长短不一，风轻轻吹过，风铃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似在低吟，又似在回忆过往。我痴痴地望着那串风铃，心里揣测着，是那女子的父母怕女儿寂寞，还是那女子的恋人依然延续着曾经的爱……风儿轻轻，风铃声声，心在瞬间柔软如初。望一眼妹妹的墓碑，两个本不相识的女子却在另一个世界里彼此相伴，纵然没有了生命，却依然拥有温暖的怀念。

四

那日在医院门口等一位朋友。时值隆冬，天上飘着雪。陆续有车开进来，下来的患者艰难地前行，而医院的大门上挂着厚厚的深绿色的门帘，出入时要费力地掀起。大门旁边有位卖烤地瓜的老年妇女，每次总是快步地走向前去，帮着掀起门帘。如此动作竟然重复了多次。为了帮助别人，老年妇女乐此不疲地跑前跑后，有人说“谢谢”，有人一言不发，但她全然不在意。就像她的烤地瓜，你买或者不买，都挡不住香味在空气中甜甜地弥漫。

车上的眼泪

好像很傻

在从武汉天河机场去市区的大巴车上，我身旁坐着一个面容有些苍老的年轻人。他看上去最多有30岁，面色黝黑，我猜他应该是一个从小就出门打工的人。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坐在他身边。我不是恐惧他的面貌，而是恐惧他打电话时的表情和声音。

“我们总要见上一面。”他反复地说。我担心他情绪激动，无法控制自己。但好奇心还是战胜了恐惧，我坐在了他的身边。“我们总要见上一面，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他反复地说，“你不能不见我，你要告诉我你在哪里？”电话那头显然有随时挂掉的可能，但他克制着自己，用哀伤的、哀求的、绝望的然而又不放弃的声音，一遍遍地说：“你不能不见我，我们总要想个办法，我们再商量商量，总会想出个办法，你不能不见我，你不能……”他没有说“求求你了”，他的绝望中自始至终保持着尊严。

电话那头的人似乎有所松动。他们开始谈论地点。“我不想让你们村子里的人都知道。”他说，“要么在武汉，要么在红安，我到了，我给你打电话。我们总要见个面，总要想个办法。”他的普通话不标准，但是比很多学过普通话的人说得都要让人更容易懂。

他似乎获得了某种保证，电话挂了。他似乎就要停在武汉，或者去红安了。他靠在了椅背上。但是，这种沉默没有超过两分钟，他突然又拨电话，电话没有接通。刚刚看到希望的男人忽然又陷入绝望之中。他靠在椅背上，不再说话，麻木地不看手机地拨着电话。

我用眼睛的余光扫了他多次。我看到，他眼睛里噙着泪水，但是，他没有抽

泣。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他正在流泪。

我下车的时候，听到他焦急地问司机：“从这里下车能不能找到去红安的车？”

从少年时代远离家乡之后，我就经常在各种火车上。从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少年，到一个懒洋洋的中年人。我在火车上、汽车上、车站和公路边上，看到过很多眼泪。车站仿佛是储存眼泪的地方。这些眼泪不会惊天动地，不会让人知道它的来龙去脉，甚至不会留下清晰的记忆。就在去年7月，同样在大巴车上，我的儿子在和我说话，竟然引起了一个女孩的眼泪。它那么突然，让我不知所措，而我的儿子浑然不觉。

这些流泪的人对我们不过是过客——甚至谈不上是过客——那些永远的陌生人的眼泪，和我们无关。但是，那些平凡的眼泪、卑微的眼泪、挣扎的眼泪、绝望的眼泪，是那些陌生人生命的一部分。他们或者在成长的道路中最终也把它们忘记，或者，那些眼泪像梦魇一样陪伴他们终生。而这些，我们永不知晓、永不在乎。

6天后，我坐火车回武汉，生平第一次途经红安。以前，在我模糊的认知中，那是个将军县。但从此以后，在我的记忆里，它将永远是一个承载了一个风尘仆仆的底层年轻人绝望和最后希望的地方。

时光是荷底的风声

李丹崖

所有的水流都是一次性的，一经流逝，再也追不回来。

岁月的河里，苏醒的碧波掠过河床，那些在春天里发痒的水草尖儿、藕芽儿，在流水的冲刷下舒展开来。我一直觉得，那些拂着新生力量而过的碧波都怀揣着母性美。水流匆匆，旋涡里，流水频频回头，那些被它们滋养的水底植物默默地成长。

所有的风都是一次性的，风吹过水面，如纤纤玉指敲动琴键，每一个音符都是新一轮吻别。

初夏的荷塘里，静静的荷花含苞待放，露出一点点隐忍的粉红，还没有跳出按捺不住的惊艳来；一阵风如一块绸子穿越荷底，花苞摇动，咧开嘴角，笑得开朗一些，再开朗一些，一朵花开了，吹开它的风再也找不回来。

每当我看到荷塘里的藕尖儿初冒，水流带着藕尖儿歪歪斜斜地浮动；每当我看到荷塘里穿行而过的长风，我总想起伟大的母性。母亲，养育着我们长大，我们的身姿逐渐挺拔，母亲的身板却弯了，我们额头舒展，一副春风得意的样子，皱纹却爬上母亲的眉梢，人近残年。

风不会放弃任何一朵花，花开后却容易遗忘风的恩赐。

我们常常遗忘，就像被流水滋润过的藕尖儿会忘记流水，被清风吹拂过的莲花会遗忘清风，我们常常会忘记关照一下此时此刻母亲的心情。

时光是一双千层底的鞋，母亲用爱的顶针一个针脚一个针脚地纳出密密匝匝的鞋底，我们的生命如纳好的鞋底，踏实而又渐入佳境，而母亲的年华却像鞋底上的空白，越老越少。

时光是一场拉锯战，在这场战役里，母亲的阵地节节失守，我们踩着母亲的韶光步步为营。当我们城池遍地、疆域扩大的时候，可曾想到还有这样一个人，发如雪、背如弓地用自己的落败来耕耘我们的繁茂？

有人曾经给我说过一段刻骨铭心的话：这个世界上，随着时光飞逝，人呈现给自然界的终将是一副骨架，但当我们摩挲这些骨架的时候，很容易就能从中分辨哪副是男人的，哪副是女人的。男人的骨架多呈亮白色，女人的骨架却多呈灰褐色，原因很简单，女人有了孩子以后，把营养都给了自己的孩子。

这是时光运动场上一种关乎爱的施予，这种施予最终体现在骨头的颜色上，让人看得潸然泪下。

时光是荷底的风声，在无边的荷与水里，风生水起，远处，欸乃声声，光阴如流水淙淙，随桨摇落。

时间在流逝，唯愿关照不减，心灵的牵念被时光的履历填得殷实圆满。

时间在流逝，唯愿牵挂如指环，在装饰爱的同时呈现出美妙的绕指柔。

时间在流逝，唯愿珍视内心，用有限的光阴，获取无限的温存。